

古今人物論第十九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成帝康帝司馬衍司馬岳

忠臣

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敖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爲恒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畀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卞壺

史臣

卞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褻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于君子死於父惟忠惟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

卞壺廟碑

明劉三吾

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盼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蘓峻擅兵愍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

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
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
太牢二子眡肝悉加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
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
廷知無不言其于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
送郗鑒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諂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
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
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
公之不幸也負劍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王辱國危
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

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
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
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厯事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
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舒虞潭

史臣

季孫行父稱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
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談
王敢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鄣寄載呂
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犧船而厚其所
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

規於當僻之日虞潭顧衆狗貞心於危蹙之辰龍筦爲出納之端
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與

桓彝

史臣

醢風潛煽醕源浸竭遺道德于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慄然於往策季
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于將晨睹響或
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
邁周庚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于取免知處死之爲易
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于基構
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于內輔豁陵厲於上游秀坦西陽

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裡無末大之嫌求之各臣抑亦可算而溫
爲亢極之資立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
俞之忠無救奕棋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殷浩

宋胡寅

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
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鈎深燭隱而崇獎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
矯情遂引以退爲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
王夷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君子遇會甯可如此此深中浩之
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
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

于然而來矣

評 以退爲進中浩之本情

殷浩

明馮 琦

君子進則有爲退則修己亦各有道彼深源者何以處耶進無以大行于世退無以自全其真姑矯焉以聲名自炫垂涎于富貴韜迹於山林使天下知有深源而不可得懸高爵厚祿以待之而惟恐其不就一則曰深源出處卽江左之興亡一則曰深源去就卽時之廢興一則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深源知世之慕其名而不可得益自遠引以爲高天下見深源之遠引而不可致望之愈深求之愈切然後深源者若不得已而應之及深

原既出晉之江左猶是也晉之陸沉猶是也晉之夷狄強臣猶是也綱紀法度弛矣深源有以整之乎禮樂教化壞矣深源有以挽之乎徼倖武功興師北伐一征而許洛無成再舉而師徒重喪則深源之志之才槩可見矣安石之未出也與深源齊名及其出也有安晉之功雖以桓溫之橫戾而亦不能有侮於安石猶或以矯情非之而況於深源乎圍棋賭墅之勝深源必有所不能矯矣丈夫處世磊磊砢砢挺挺介介不爲九霄之鵬則當約隱南山之霧耳何能役役於進退之際而務爲譎詐以求之也噫深源亦未之思也

評 深源不及東山古今公論而詞甚嚴峻

殷浩

明丁奉

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屢居墓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刺楊州抗桓溫毅然以北伐爲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爲溫所廢徒書空咄咄及溫致書將以爲尚書令卽欣然喜迨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虛譽求人者可不知所慎哉

評 浩生平人品于三變見肺肝矣

王羲之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

人勿論 卷十九

五二 養真堂藏板

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詎其大量以此爲暇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宛伸其餓隸也則饑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

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逸少

明楊慎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時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昏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深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

哉

評 史臣亦自翰墨贊之耳而未及其衷抱升菴公始闡場
之千載有知矣

孔愉周回

史臣

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
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
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
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潭回陳佞邪
之宥遠明鬻賣之匪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陳壽

史臣

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正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辭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桓溫

史臣

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峩獨冠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

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
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周鼎復欲立竒
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
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
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
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
棄然猶存極光寵歿昌褒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桓溫

元尹起莘

按春秋書翬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羽父固請
而行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又書翬帥師會陳宋先儒謂羽

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所以垂訓于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溫舉兵伐蜀拜表輒行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翟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況其一舉成功則專兵跋扈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擁兵制朝廢立不臣而後見耶

桓立

史臣

桓立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包藏其夙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飮饗縱其詛詐之計煽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

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
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旂電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墜厯復振頽綱是知
神器不可以闇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
道濟含靈龍宮鳳厯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
克昌鴻名允篋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立之么麼豈足數哉
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
乎

穆帝哀帝海西公 冊不奕

史臣

孝宗因襁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